弓第三十六

尚書故實 李綽

次柳氏舊聞 李德裕

隋唐嘉話 劉餗

賓客嘉話 韋絢

賓朋宴語 丘昶

廣政雜錄 句光遠

家塾雜記 呂希哲

劉氏新語

法藏碎金錄 晁迥

尚書故實

唐 李綽

寶護尚書河東張公三相盛門四朝雅望博物自同於壯武多聞遠邁於韋臣綽避難圃田寓居佛廟秩有同於錐印跡更甚於酒傭叨遂迎塵每容侍話凡聆徵引必與事常足廣後生可貽好事遂纂集尤異者兼雜以諺諸十數節作尚書故實云耳

高祖太武皇帝本名與文皇帝同上一字後乃刪去

嘗有碑版鑿處具在太武是陵廟中玉册定神堯乃母后追尊顏公嘗抗疏極論爲袁傪所沮而寢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真跡三千六百紙率以一丈二尺爲一軸寶惜者獨藏亭爲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天册府弧矢尺度蓋倍於常者太宗北逐劉黑闥爲突厥所窘遂親發箭射退賊騎突厥中得此箭傳觀皆歎伏神異後餘弓一張箭五隻藏在武庫歷代寶

丘重禮必陳於儀衛之前以耀武德惜哉今與法物同爲煨燼矣然此卽劉氏斬蚩尤之比也豈不有所歸乎

司馬天師名承禎字紫微形狀類陶隱居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天寶中降車上有字曰賜司馬承禎尸解去日白鶴一作雲作滿庭異香郁烈承禎號白雲先生故人謂車爲白雲車至文宗朝并張鷟海槎同取入內

有李幼奇者開元中以藝干柳芳嘗對芳念百韻詩

芳已暗記便題之於壁不差一字謂幼奇曰此吾之詩也幼奇大驚異之有不平色父之徐曰聊相戲此君所念詩也因請幼奇更誦所著文章皆一遍便能寫錄

鄭虔文作聖善寺報慈閣大像記云自頂至踵八十三尺額珠以銀鑄成盧中盛八石

搆聖善寺佛殿僧惠範以罪沒入其財得一千三百萬貫

元載破家籍財貨珍物得胡椒九百石

盧元公好道重方士有王谷者得黃白術變硫磺為上立成黃金

進士盧融嘗說盧元公鎮南海日疽發於髮氣息奄然有一少年道士直來牀前謂相國曰本師知尚書病瘡遣某將少膏藥來可便傅之相國寵姬韓氏遂取膏藥疾貼於瘡上至暮而鞍數日平復於倉皇之際不知道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數重並無出入處方知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融即相國親密目驗其事因附於此

公自言四世河東公為中書令者緋安邑宅中會
書人者緋前 有河東公任中
又說傳遊藝居相位着綠
李師誨者畫蕃馬李漸之孫也為劉從諫潞州從事
知劉不軌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
縣宰曾於神仙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云於蜀路早行
見星墜於前遂圍數尺掘之得片石如斷磬其一端
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石孔穿條處尚光滑豈天
上樂器毀而墜與此石後流轉到紳安邑宅中
清夜遊西園圖顧長康畫有梁朝諸王跋尾處云圖
上若干人並衣天冠
貞觀中褚河南裝背題處具在本張維素家收得維素
從申之子傳至相國張公弘靖元和中淮宣索并鍾元常寫
道德經同進入內時張公鎮并州進圖
澤峻自禁中將出復流傳人間維素子周封前涇州
從事在京一日有人將此圖求售周封驚異之遽以
絹數疋贖得經年忽聞欽關甚急問之見數人同稱
仇中尉傳語評事知清夜圖在宅計閉居家貧請以
絹三百疋易之周封憚其迫脅遽以圖授使人明日

果賞絹至後方知詐僞乃是一力足人求江淮大盜
院時王庶人澤判鹽鐵酷好書畫謂此人曰為余訪
得此圖然遂公所請因為計取半及十二家事起復
落在一粉舖內郭侍郎承嚴者以錢三百買得獻郭
公郭又流傳至令狐家宣宗嘗問相國有何名畫相
國具以圖對復進入內宣宴親見相國說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騰背微紅而潤澤抑
異於常也
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為僊佗人
也
又說表弟盧某一日碧空澄澈仰見仙人乘鶴而過
別有數鶴飛在前後適視自一鶴背遷一鶴背亦如
人換馬之狀
國朝李嗣眞評事云顧畫屈居第一然虎頭又伏衛
協畫北風圖北風圖毛詩義
公平康里宅乃崔司業融舊第有司業題壁處今猶
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蜀王卽隋文之子楊秀

也

又李泝公取桐孫之精者雖綴爲之謂之百納琴用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絶典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兵部李員外約言泝公之子也識度清曠迥出塵表與上客張員外諗同棄官并韋徵君況墻東遯世不婚娶不治生業李尤厚於張每與張匡牀静言達旦不寢人莫得知贈張詩曰我有心中事不向韋二說秋夜洛陽城明月照張八 諗即尚書公之群從

佛像本 杜陵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載顧始也顧嘗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如是者積十年厥功方就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爲先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妄有指說并也

荀輿能書嘗寫狸骨治勞方石軍臨之至今謂之狸骨帖

古碑皆有圓空音孔蓋碑者悲也本墟墓間物每一墓有四焉初葬穿繩於空以下棺乃古懸窆之禮禮曰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人因就紀其德由是遂有
碑表數十年前有樹德政碑亦設闕空不知根本甚
失後有悟之者遂改焉
公自述高伯祖嘉祐開元中爲相州都督解宇有災
異郡守物故者迄累政將軍嘉祐終金至則於正寢
整衣冠通夕不寐半夜分忽肅屏間聞歎息聲俄有人
自西廡而出衣巾藍縷形器憔悴歷階而上直至于
前將軍因厲聲問曰是何神祇來至于此答曰余後
周將尉遲迥也死于此地遺骸尚存願托有心得畢
葬祭前牧守者皆膽薄氣劣驚悸而終非余所宜久
指一十餘歲女子曰此余之女也同瘞廡下明日將
軍召吏發掘果得二骸備衣衾棺槨禮而葬之越三
夕復出感謝因曰余無他能報効願神公政節宣水
旱唯所命焉將軍遂以書事上聞詔置廟歲時血食上
特降書詔褒異勒碑敘述今相州神廟見在
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憬藏者能言休
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曰余見
居台司此何意也後數日貶宮台州刺史

河東公鎮并州上問有何事第言之奏曰臣有弟嘉祐遠牧方州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因口勑張嘉祐可忻州刺史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張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者乎

王平南庾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常謂右軍吾諸事不足法惟書畫可法後晉明帝師其畫王右軍學其書焉

宣平太傅相國盧公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遊芍陂見里人負薪者持碧蓮花一朵以傷器刃

殳云陂中得之盧公後從事浙西因使淮服話於之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打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時座中有前將作李少監韞亦云曾見

京城佛寺率非眞僧曲檻迴廊戶牖重複有一僧室當門有櫃扃鎖甚牢竊知者云自櫃而入則別有幽房邃閣詰曲深嚴囊橐奸回何所不有

牛相公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不記名姓衆云豢龍者公請致雨處士曰江漢間無龍獨一湫泊中有之黑龍也强駭逐必慮爲災難制公固命之果有大雨漲水泛漲漂溺萬戶處士俱罪亦亡去十年前有人他處見猶在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冢晉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

王內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不記名書求櫻桃來含日給藤子 來禽言味甘來衆舍也俗作林檎 又云胡桃種已成矣又問司馬相如楊子雲有後否蜀城門是司馬錯所製存乎

顧況字逋翁文詞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善畫者王默爲副知也

世言牡丹花近有蓋以國朝文士集中無牡丹詩張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已久矣

又說顧況志尚疎逸近於方外有時宰曾招致將以好官命之況以詩荅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洲叫一聲後吳中皆言況得道解化去

有黃金生者擢進士第人問與顏同房否對曰別洞黃本淺桐家門生故以此對人雖哈之亦實其事也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帝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臣書人臣第一陛下書帝王第一帝不悅後嘗以橛筆書恐爲帝所忌故也

陸暢字達夫常爲韋南康作蜀道易首句曰蜀道易於履平地南康大喜贈羅八百疋南康薨朝廷欲縗其既往之事復閱先所進兵器刻定秦二字不相與者因欲構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目見造所進兵器定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賊截將一耳後少傅白公奉佛銀三鋌添補然不及舊者會昌拆寺命中貴人毀像收銀送內庫中人以白公所添鑄比舊耳少銀數

十兩遂詣臼公索餘銀恐涉隱没故也

又云士張林說毀寺時分遣御史檢天下所齊寺及收錄金銀佛像有蘇監察者（不記名）巡覆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而歸謂之蘇杜烏謁反佛或問湿庭筠將何對好遽曰無以過客施僧也

絳州謝眞人上昇前玉帝錫以鞍馬爲信意者使其安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紫皇之前矣一日眞人於紫極宮置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乃至白晝輕舉萬目覩

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鐫字皆須妙於篆籀故繇方得鐫刻

張懷瓘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艸書章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嘗醉書數字點畫類龍爪後遂有龍爪書如科斗玉筯偃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公云舒州灊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即殺一犬投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

又南中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數人牽制不定俄頃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猶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屠像今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中或謂之禳災者眞不知本舛也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瑯琊王也武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問方慶曰卿家舊法書存乎方慶遂集自右軍已下至僧虔廙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一卷進上后命崔融作序謂爲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

今延英殿靈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若韓公居相位以足疾步驟微憊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對於小延英自此始也

臺儀自大夫已下至監察通謂之五院御史國朝踐歷五院者共三人爲李商隱張魏公延賞溫僕射造也

裴岳者久應舉與長興于左揆友善曾有一古鏡子乃神物也于於布素時得一照分明見有朱衣吏導

從他皆類此宜護與岳徵親面詰之云不虛旌亦
失
陳朝謝赫善畫嘗閱祕閣歎伏曹不興所畫龍首以
爲若見眞龍
隋貞白所著太清經一名劒經凡學道術者皆須有
好劒鏡隨身又說干將莫耶劒皆以銅鑄非鐵也
六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詔徵聘於車中
化爲大鳥飛去墜三翮於地今有大翮出在常山郡
界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
固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遺一珠約悉唯
及商胡死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
求配始驗商胡時約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也後死
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
在其窓行皆此類也
公云牧弘農日捕獲伐墓盜十餘輩中有一人請間
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某以他事贖死盧氏縣南
山毫女塚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盌人亦

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遣吏旋旋獲其盜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驗即塚果有開處旋旋獲其盜考訊與前通無異及牽引其徒稱皆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貴人家矣公前歲自京徒步東出過盧氏復問邑中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皆入京師具如所說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塚且葬女舜妃也皆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於茅茨土堦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塚果何人哉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門見匠人施堊箒遂創意焉

梁蕭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斟酌耳嘗大書蕭字後人匣而寶之傳至張氏寶護東都舊第有蕭齋前後序引皆名公之詞也

杜紫微塋於宰執求小儀不遂請小秋又不遂嘗歎人謂曰辭春不及秋昆脚與皆頭後果得比部員外

又杜公自述不曾歷小比此必傳之誤

楊祭酒敬之雲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處處見詩詩摠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識人

善到處相逢說項斯因此名振遂登高科也

東都項干翔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後洛中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船帖書之尤工者也故山北盧尚書匡衡有年公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也公除潞州旗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船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典賣耳公嘆異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於何人

京師書儈孫盈者名甚著盈父曰仲容亦鑒書畫精於品目豪家所寶多經其手眞僞無逃焉王公借觀帖是孫盈所蓄人以厚價求之不果盧公其時急切減而賖之曰錢滿百千方得盧公韓大冲外孫也故書畫之尤者多閱而識焉

嘗有一淪落衣冠以先人執友方爲邦伯因遠投謁與有厚需及謁見卽情極辱常所賚至寡歸無道路之費愁怨動容冏閽步長衢歎吒不已忽有一人衣服皤行過于前廻目之曰公有不平之氣余願知

之因具告情旨荅曰止於要厚鄙小事耳今夜可宿
某舍至暮徃即已遲望門外遂延入謂之曰余隱者
也見爲縣獄卒要在濟人之急既夜分取一椀合于
面前俄頃揭看見一班白紫綬者纔長數寸此人詬
責之曰與人有分不緻卑鄙其孤可乎紫衣者遜謝久之
復用椀覆於地更揭之則無有矣明日平旦聞傳聲
覓某秀才甚急徃則紫衣欽板以待情義頓濃遂贈
數百緡亦不言其事豈非仙術乎
某經云佛教上屬鬼宿蓋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衰
矣吳先生嘗稱有靈鬼錄佛乃一靈鬼耳
李抱眞之鎭潞州也軍資置閫計無所爲有老僧大
爲郡人信服抱眞因詣之謂曰假和尚之道以濟軍
中可乎僧曰無不可抱眞曰但言請於鞠場焚身其
當於使宅鑿一地道通連候火作即潛以相出僧喜
從之遂陳狀聲言抱眞命於鞠場積薪貯油因爲七
日道場晝夜香燈梵唄雜作抱眞亦引僧入地道使
之不疑僧仍升座執爐對衆說法抱眞率監軍僚屬
及將吏膜拜其下以俸入檀施堆于其傍由是士女

騏填捨財億計滿七日遂送柴積灌油發焰擊鐘念
佛抱真容已遣人填塞地道俄頃之際僧薪並灰數
日藉所得貨財輦入軍資庫別求所謂舍利者數十
粒造塔貯焉

又說洛中頃年有僧得數粒所謂舍利者貯于琉璃
器中晝夜香燈檀施之利日無虛焉有士子迫於寒
餒因請僧願得舍利掌而觀瞻僧遂出瓶授與遽即
吞之僧惶駭如狂復慮聞之於外士子曰與吾幾錢
常服藥出之僧喜聞遂贈二百緡仍取萬病丸如

俄頃洩痢以盆盎盛貯瀉而收之

章仇兼瓊鎮蜀日佛寺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童
兒一作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雕鶚掠之而去舉衆
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之上梯而
取之則神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如壁畫飛天夜叉者
將入塔中日飼果實飲饌之味亦不知其所自旬日
方精神如初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
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饊餅恒女當盛具法書

名畫請容觀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畫因有
涴玄不懌自是啗客不設寒具
昌黎生者名父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閙劣嘗爲
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
誤歟必金銀車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
院不受俄有以故人子而憫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
也

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伐木詩伐木丁
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
其友聲並無鶯字項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書
詩別書固無證據豈非誤歟

東晉謝太傅墓碑但樹貞石初無文字蓋重難製述
之意也

西平王始將禁軍在蜀戍巒與張魏公不叶及西平
功高居相位德宗欲追魏公者數四慮西平不悅而
罷後上令韓晉公善說然後並處中書一日因內宴
禁中出瑞錦一疋令繫兩人一處以示和解之意
潞州啓聖宮有明皇帝欲枕斜書壁處并腰鼓馬鐙

並在公爲潞州從事皆見之

千字文梁周興嗣編次而有王右軍書者人皆不曉其始乃梁武敎諸王書令殷鐵石于大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武帝召興嗣謂曰卿有才思爲我韻之興嗣一夕編綴進上鬚髮皆白而書勢遒厚右軍係智永禪師自臨八百本散與人間江南諸寺各留一本永往住吳興永福寺積年學書禿筆頭十甕每甕皆數石人來覓書并請題頭右如市所居戶限爲之穿穴乃用鐵葉裹之人謂門限後取筆頭瘞之號爲退筆塚自製銘誌

係季雍著葬經又有著葬署者言葬用吉禮僧尼並不可令見之也

鄭廣文學書而病無紙知慈恩寺有柿葉數間屋遂借僧房居止日取紅葉學書歲久殆徧後自寫所製詩并畫同爲一卷封進玄宗御筆書其尾曰鄭虔三絕

郭侍郎承嘏嘗寶惜書法一卷每携隨兵初應舉就難又試寫畢夜色猶早以紙繖裹置於篋中及納所

書帖却歸鋪於燭籠下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定在籠
中忽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於棘闈門外見一老吏
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某能換之然某家貧居與道
里儻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而許之逡巡賞程
試徃而易書帖出授公公媿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
自以錢送諸與道欵闊久之吏有家人出公以姓氏
質之對曰主父死三日方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嘆
久之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而去余
在京曾侍太傅相國盧公宴語親聞其事今又得
張公方審其異也云耳

柳氏舊聞

唐 李德裕

太和八年秋八月乙酉上於紫宸殿聽政宰臣王涯等奉職奏事上顧謂宰臣曰故內臣力士始終事蹟試爲我言之涯卽奏曰上元中史臣柳芳得罪竄黔中時力士亦徙巫州因相與周旋力士以芳嘗司史謂芳言先是時禁中事皆芳所不能知而芳亦有質疑者芳默識之及次其事號曰問高力士上令採訪故史氏取其書臣涯等既奉詔卽召芳孫度支員外

郎璟詢事璟對某祖芳前從力士問覩緩未竟後著
唐曆採取義類相近者以傳之其餘或秘不敢宣或
奇怪非編錄所宜及者不以傳今按求其書亡失不
獲臣德裕先臣與芳子吏部郎中冕貞元初俱爲尚
書郎後謫官俱東出道相與語遂及高力士之說且
曰彼皆目覩非出傳聞信而有徵可爲實錄先臣謂
臣言之臣伏念所憶授凡一十七章歲祀已久遺稾
不傳臣德裕非黃瓊之達練習見故事愧史遷之該
博唯次舊聞惡失其傳不足以對大君之問謹編錄

如左以備史官之闕云
玄宗之在東宮爲太平公主所忌朝夕伺察纖微必
聞於上而宮闈左右亦潛持兩端以附太平之勢時
元獻皇后得幸方娠玄宗恩太平欲令服藥陰除之
而無可與語者張說以侍讀得進見太子宮中玄宗
從容謀及說說亦密贊其事他日說又入侍因懷去
胎藥三劑以獻玄宗得藥喜盡去左右獨搆火於
殿煮未及熟怠而假寐盼蠁之際有神人長丈餘具
裝身披金甲操戈繞藥鼎三匝煮盡覆無餘焉玄宗

起視畏之復增火又投一劑煮於鼎因就榻瞬目以
候之而神覆鼎初凡三煮皆覆之乃止明日說又
至告之故說降堦再拜曰天所命也不可去之厥後
以獻故開元中說恩澤莫與爲比肅宗之於說子均
元獻皇后思食酸玄宗亦以告說說每進甌柚木瓜
埴相愛若親戚昆弟之子（柳芳本張說所引說嘗自敘進與高力士詞協也）
玄宗初即位體貌大臣嬪禮故老之注意於姚崇與
宋璟引見便殿皆爲之興罷去輒臨軒以送其他宰
相優寵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屬上所披用恩意
甚厚而禮遇漸輕及姚崇爲相嘗於上前敘進郎吏
上顧視殿宇不荅崇語崇恐再以言之冀上少售而
卒不對崇益恐趨出高力士曰陛下初承鴻業宰相
請事當面言可否而崇亟言之陛下不視臣恐宰相
必大愚上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當奏朕與
之共決如郎署吏秩甚卑會力士宣事因爲言上意
崇自解而喜朝廷聞者以上有人君之度得信任之
道焉

魏知古起諸吏爲姚崇所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

無何知古拜吏部尚書知東道選事以吏部尚書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衡之思有以中之者崇二子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特蒙恩頗顧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上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曰臣有三子兩人分司東都矣其爲人多欲而寡交以是必于知古然臣未及聞之耳上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意若崇私其子或爲之隱及聞所奏大喜且曰卿安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薦以至榮達臣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負崇也欲斥之崇爲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挫陛下法陛下欲特原之臣爲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爲私於臣矣非所以禪玄化也上乙之乃許翌日以知古爲工部尚書龍知政事

源乾曜因奏事稱旨上悅之於是驟拔用歷戶部侍郎京兆尹以至宰相異日上獨與高力士語曰爾知吾之拔用乾曜之速乎曰不知也上曰吾以其容貌言語類蕭至忠故用之力士對曰至忠不嘗負陛下

乎陛下何念之深也上曰至忠晚乃謬計耳其初立
朝得不爲賢相乎上之愛才宥過聞者無不感悅
蕭嵩爲宰相引韓休與同列及在相位稍與嵩不協
嵩因乞骸骨上慰曰朕未厭卿卿何庸去嵩俯伏曰
臣待罪宰相曾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
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因隕涕上爲之
動容曰卿言切矣朕思之未決卿歸第至夕當有使
如無使明日宣如常朝請及日暮命力士詔嵩曰朕
惜卿欲固留而君臣始終貴全大義亦國家之美事

今除卿右丞相是日荊州始進黃柑子上以素羅帕
苞百其二以賜焉
玄宗好神仙徃徃召郡國徵奇異士有張果老者則
天時聞其名不能致上亟召之乃與使偕來言其所
變怪不測又有邢和璞善筭心術視人投筭而能察
善惡天壽上使筭果老懵然不知其甲子又有師夜
光者善視鬼復召果老與坐密令夜光視之夜光進
曰果老今安在臣願得視之而果老坐于上前久之
矣夜光終莫能見上謂力士曰吾聞奇士至人外物

不足以敗其中試飲以葦汁無苦者眞奇士也會天寒甚使以汁進果老遂飲三巵醺然如醉顧使者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其齒色盡燋且黑命左右取鐵如意以擊齒墮而藏之于衣帶中乃納于懷內出神藥色微紅傳齒穴中不寐久之視鏡齒粲潔白上方信其不誣也

玄宗嘗幸東都天大旱且暑時聖善寺有天竺乾僧無畏號三藏善召龍致雨之術上遣高力士疾召無畏請雨無畏奏曰今旱數當然耳召龍必興烈風雷雨適足暴物不可爲之也上強使之曰人苦暑疾雷暴風疾雷亦足快意無畏不得已乃奉詔有司爲陳請雨之具幡像俱備無畏笑曰斯不足以致雨而悉命去之獨盛一鉢水以小刀攪旋之胡言數百祝水上數尺稍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須臾有如龍狀其大類拆赤色首噉水上俄復沒于鉢中無畏復以刀攪水頃之白氣自鉢中興如爐煙上數尺稍稍引出講堂外無畏謂力士曰亟去雨至矣力士疾馳去顧見白氣疾起自講堂而西如一疋練既而昏霾大風雷霆而雨力士纔及天津之南風

雨亦隨馬而至馳至衢中大樹多拔力士比復奏衣盡霑濕

玄宗善八分書將命相先以御體書其姓名置案上會太子入視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宰相名汝庸能知之乎即射中焉若卮酒也肅宗拜而稱之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賜酒卮是時琳從愿皆有宰相望玄宗倚爲相者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寄者衆卒不用之也

肅宗在東都宮爲李林甫所攜勢幾危者數矣無何

班白常早朝見上垂見之愀然曰爾其歸院吾當圭汝及上至顧見宮中庭宇不洒掃而樂器久屏塵埃積其間左右使令無有妓女上爲之動色顧力士曰太子居處若是將軍盍使我聞乎上在禁中不名力士呼爲將軍力士曰臣嘗欲奏上太子不許曰無以勤上念上即詔家力士下京兆尹亟選人間子女顧長潔白者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還奏曰臣他日嘗宣旨京兆閱致子女皆闐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以爲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没入其家者宜可備選

上大悅使力士捽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三人以賜太
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頃之后侍寢不寤吟呼若
有痛苦氣不屬者肅宗呼之不解竊自計曰上始賜
我卒無狀不寤上安知非吾讒祝不謹邪遽秉燭視
之良久乃寤肅宗問之后以手按其左脅曰妾向夢
中有神人長丈餘介金甲以操劒頓謂妾曰帝命吾
與汝爲子自左脅以劒決而入決處痛始不可忍及
今未之已也肅宗驗之于燭下則若有縫而赤者存
焉遽以狀聞遂生代宗代宗之載誕也三日上幸東
宮賜之金盤命以浴吳皇后年幼皇孫龍體未舒負
媼惶惑乃以宮中諸王子同日誕而體貌豐碩者以
進見上視之不樂曰此兒非吾兒也負媼扣頭具服
上睨曰非爾所知趣取吾兒來於是以太子乞乎進
見上大喜置諸掌中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
其父及上起還宮盡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
天子樂乎哉與太子飲樂焉廣記一百三十六

肅宗爲太子常侍膳尚食嘗熟雛有羊臂臑上顧使
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在手以餅潔之上熟視不

懌肅宗徐舉餘餅嘗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此愛惜

天寶中安祿山每來朝上特異待之爲置坐於殿而偏張金雞幛其來輒賜坐肅宗諫曰自古正殿無人臣坐禮陛下寵之已甚必將驕也上呼太子前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勝之爾

興慶宮上潛龍之地聖曆初五王宅也上性友愛及即位立樓于宮西南垣署曰花萼樓朝退與諸王遊或置酒爲樂時天下無事號太平者垂五十年及羣

入入閥乘傳遽以告上欲遷幸復登樓置酒四顧悽愴乃命進玉環琵琶者賡宗所御琵琶也異時上張樂殿中常置之別榻以黃帕蓋之不以他樂雜而未嘗持用至是得工賀懷智取調之又命禪定僧改師彈時美人善歌從者三人使其中一人歌水調畢奏上將去復眷眷因視樓下問有樂工歌水調者乎一年少心悟上意自言頗工歌兼善水調使之歌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鴈飛上聞之爲之潸然出涕顧侍

御者誰爲此詞或對曰宰臣李嶠上曰眞才子也不
待曲終而去
玄宗西幸車駕將至延英門出楊國忠請遊左藏庫
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曰何
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歛容曰益
至若不得此當厚歛于人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
也命徹炬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
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
上始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如頃使給事中章
於墅中得熟酒一壺跪獻馬前數四不爲之舉僞
乃注於他器自滿引於前上曰卿以我疑耶始吾御
宇之初嘗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迫今四十
餘年矣未嘗嘗酒味指力士近侍曰此皆知之非紿
卿也從臣聞之莫不感悅上孜孜警戒如是富有
下僅五十載豈不由斯道乎
天寶中興慶池上小龍常出遊宮垣南溝水中蜿蜒
上狀靡不瞻觀及鑾輦西幸先一夕皆見龍乘雲雨
自逝翌望西而去上至嘉陵江將乘舟有龍翼舟而

進上法藥流涕顧左右曰此吾宮中之龍也命以酒
沃醉之於是龍躍而去
天寶中上於興道場爲兆庶祈福親制素黃文及登
壇之際其文豈自然凌空而上騰於天也開空中有
仙皇壽延長王公已下請編入史冊制從之

薛道衡聘陳爲人日詩云入春纔七日離家已二年
南人嗤之曰是底言誰謂北虜解作詩及云人歸洛
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隋高頻僕射每以盤盛粉置於臥側思得一公事輒
書其上至明則錄以入朝行之
京城南隅芙蓉園者本名曲江園隋文帝以曲名不
正詔改之

唐劉餗鼎卿彭城人

李德林爲内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兼作
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
寵妾所召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
神駿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文可作詩自敘辭
意當免汝死後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
妾與之并資從數十萬

煬帝善屬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隸薛道衡由是得
罪後因事誅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意
每銜之胄竟坐此見害而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
意綠復能作此語耶

僕射蘇威有鏡殊精好曾日蝕既鏡亦昏黑無所見
威以爲左右所汙不以爲意他日日蝕半缺其鏡亦
半昏如之於是始寶藏之後懊内有聲如磬尋之乃
鏡聲也無何而子義死後更有聲無何而威敗後不
知所在云

洛陽南市即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郭之時掘得一
塚無甎槨棺中有平上朱表銘云築言居朝邁言

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校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

隋文帝夢洪水浸城意惡之乃移都大興術者云水卽唐高祖之名也

平陽公主聞高祖舉義太原乃於鄠司竹園招集七

命以迎軍時謂之娘子兵

秦王府舍曹李守素尤精譜學人號爲肉譜虞秘書

世南曰昔任彥昇善談經籍時稱爲五經笥宜改

曹爲人物志

隋司隸薛道衡子收以文學爲秦王府記室早亡太

宗追悼之謂梁公曰薛收不幸短命若在當以中書

令處之

太宗將誅蕭瑀之惡以臣社稷謀於衛公李靖靖辭

謀於英公徐勣勣亦辭帝以是咨此二人

太宗燕見衛公常呼爲兄不以臣禮初嗣位與鄭公

論恒自名由是天下之人歸心焉

太宗每見人上書有所稗益者必令黏於寢殿之壁

座臥觀覽焉

太宗每謂人曰人言魏徵舉動疎慢我但覺其撫

耳貞觀四載天下康安斷死刑至二十九人而已戶
不夜閉行旅不賫糧也
太宗謂羣臣曰始人皆言當令不可行帝王道唯務
徵勸我今遂得功業如此恨不得使封德彝等見之
衛公既滅突厥頡苾境至於大漠謂太宗曰陛下五十
年後當憂北邊高宗末年突厥爲患矣突厥之平僕
射溫彥博請其種落于朔方以實空虛之地於是入
居長安者且萬家鄭公以爲不亂華非久遠策爭
論數年不決至開元中六胡州竟反叛其地復空也
衛公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位
窒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廟門
百許步聞後有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不見人後竟
至端揆隋大業中衛公上書言高祖終不爲人臣請
速除之及京師平靖與滑儀衛文昇等俱收衛骨既
死太宗慮囚見靖與語因請於高祖而免之始以白
衣從趙郡王南征靜已漢橋蕭銑蕩一楊越師不留
行皆武之於武德末年突厥至渭水橋控弦四十萬
太宗初親庶政驛召衛公問策時發諸州軍未到長

安居人勝兵不過數萬人精騎騰突挑戰日數十合帝怒欲擊之靖請傾府庫賂以求和潛軍邀其歸路帝從其言兵遂退於是濠險邀之盡弃老弱而遁獲馬數萬匹玉帛無遺焉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梁公房蔡公杜悋然增視良久降階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子孫相託貞觀初杜薨於右僕射房位至司徒秉政三十餘載

太宗之爲秦王府僚多被選奪深患之梁公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識達王佐才也帝大驚由是親寵日篤杜僕射薨後太宗食瓜美愴然思之遂輟其半使置之於靈床

鄭公嘗拜掃還謂太宗人言陛下欲幸山南在外憂乘了而竟不行因何有此消息帝笑曰時實有此心畏卿嗔遂停耳

太宗會罷朝怒曰會殺此田舍漢文德后問誰觸怒陛下帝曰豈過魏徵每廷事辱我使我常不自得后

退而具朝服立於庭帝驚曰皇后何爲若是對曰妾
聞主聖臣忠今陛下聖明故魏徵得直言妾幸備數
後宮安敢不賀
太宗得鷅絕俊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乃藏于懷公
知之遂前白事因誦古帝王逸豫徵以諷諫語久帝
惜鷅且死而辜嚴敬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盡鷅死
懷中
太宗謂梁公曰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
以知興替以人爲鏡可以明得失朕嘗寶此三鏡用
防已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太宗令衛公教戾君集兵法既而君集言於帝曰李
靖將反至於徵隱之際輒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
此君集反耳今中夏又安臣之所教足以制敵乎矣
而求盡臣之術者是將有他心焉
衛公爲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自朝還省君集馬過
門數步不覺靖謂人曰君集意不在人必將反矣
太宗中夜聞告戾君集反起繞床而步亟命召之以
出其不意既至曰臣陛下幕府右右乞畱小子帝許

之流嶺南爲奴矣君集既誅錄其家得二美人容色絕代太宗問其狀曰自爾已來常食人乳而不飯又君集之破高昌得金簞三甚精御府所無亦隱而不獻至時并得焉

英公始與單雄信俱臣李密結爲兄弟密既亡雄信壯勇過人勣後與海陵王元慶降王充勣來歸國雄信恥其資力每親行圍王充召雄信告之酌以金巵雄信盡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吉圍洛陽元吉恃其勣以金巵飲馳馬而出槍不及海陵者尺勣惶遽連呼曰阿兄阿兄勣王雄信攬轡而止頓笑曰兒不爲緣伱且了竟充既平雄信將就戮英公請之不得泣而退雄信曰我固知汝不了此勣曰平生誓共爲灰土豈敢念生但以身已許國義不兩遂雖死之頓兄妻子何如因以刀割其股以肉啖雄信曰示無忘前誓雄信食之不疑

英公雖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煑粥爨燃輒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年老雖欲久爲姊煑復可得乎

英公嘗言我年十二三爲無賴賊逢人則殺十四五

爲難當賊有所不快者無不殺之十七八爲好賊上
陣乃殺人年二十便爲天下大將用兵以救人死
鄂公尉遲敬德性驍果而尤善避槊每單騎入敵人
刺之終不能中反奪其槊以刺敵海陵王元吉聞之
不信乃令去槊亦以試之敬德云饒王著亦亦不畏
傷元吉再三來刺既不中而槊皆被奪去元吉力
敵十夫由是大忌恨太宗之槊實建德謂尉遲公曰
寡人持六尺鐵相副雖百萬衆亦無奈我何
乃與敬德馳至敵營叩其軍門大呼曰我大唐秦王
能鬬者來與汝決賊追騎甚衆而不敢逼槊建德之
役既陳未戰太宗舉見一少年騎驄馬鎧甲鮮明指
謂尉遲公曰彼所乘馬眞良馬也言之未已敬德請
取之帝曰輕敵者亡脫以一馬損公非寡人願敬德
自料致之萬全及馳往并擒少年而返即王充兄子
僞代王琬字文士及在隋亦識是馬實內廐之良也
帝欲旌其能並以賜之
太宗將征遼衛公病不能從帝使執政以起之不起
帝曰吾知之矣明日駕臨其第執手與別靖謝曰老

臣竝從但犬馬之疾日月增甚恐死於道路仰累陛
下帝撫其背曰勉之昔司馬仲達非不老病竟能自
強立勳魏室靖帝頭曰老臣請舉病行矣至相州病
篤不能進駐蹕之役高麗與靺鞨合軍方四十里太
衆可不戰而降帝不應既合戰爲賊所乘治將不振
還謂衛公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蕞爾之一何也靖
曰此道宗所解特江夏在側帝顧之道宗具陳前言
帝悵然曰時忽遽不憶也駐蹕之役六軍爲高麗所
乘太宗命視黑旗英公之麾也候者告黑旗被圍帝
大恐須臾復曰圍解高麗哭聲動山谷動軍大勝斬
首數萬俘　亦數萬
鄭公之薨太宗自製其碑文并自書後爲人所問詔
令仆之及征高麗不如意深悔爲是行乃歎曰若魏
徵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遼水令馳驛祀以少牢
復立碑焉
征遼之役梁公留守西京勑以便宜從事不請或詣

留臺稱有密者梁公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乃
驛遞赴行所及車駕於相州太宗聞留守有表送告
人大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反者爲誰曰
房玄齡帝曰果然吾令斬腰璽書責梁公以不能自
任更有如此者得專之等閑之

太宗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
容口帝正色曰魏公嘗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
誰意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
衙羣官面折廷爭陛下嘗不得舉手今臣幸左右若
不少有順從陛下雖貴天子復何聊乎帝意復解

太宗使宇文士及劉寅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佯
爲不悟更徐拭而便啗之

趙公宴朝貴酒酣樂闋顧羣公曰無忌不才幸遇休
明之運因緣寵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貴可謂極矣公
視無忌富貴何與越公或對爲不如或謂過之曰自
揣誠不美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貴也老
而無忌之貴也少

武衛將軍秦叔寶晚年嘗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

戎馬經三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病乎

秦武衛勇力絕人其所將槍踰越常制初從太宗王充於洛陽馳馬頓之城下而去城中數十人共擊不能動叔寶復馳馬舉之以還迄今國家每大陳必列於殿庭以旌異之

太宗令虞監寫列女傳以裘屏風未及求本乃暗書之一字無失

太宗將致櫻桃於鄧公稱奉則以尊言賜又以畢乃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遣齊巳陵王稱餉遂從之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上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

太宗稱虞監博聞德行書翰詞藻忠直一人而已秦文用者號為北堂書鈔今此堂猶存而書盛行於代是五善太宗稱虞監亡嘗哭之慟曰石渠東觀之中復人矣虞公之為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為太史令李淳風校新曆成奏太陽合日蝕當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蝕卿將何以自處曰有如

不蝕則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日於庭謂淳風曰吾故汝與妻子別對以尚早一刻指表影曰至此蝕矣如言而蝕不差毫髮

李太史與張文收率更坐有暴風自南而至李以南五里當有災者張以爲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遇送葬者有鼓吹焉

潤州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者法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勅州求之如其言而得

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張率更以爲景雲河水清慶名曰燕樂今元會第一奏是也

太宗之平劉武周河東士庶歌舞於道軍人相與爲秦王破陣樂之曲後編樂府云

破陣樂破甲持戟以象戰事慶善樂廣舒健復以像文德鄭公見奏破陣樂則僛而不視慶善則歌之而不厭

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五藏之系咸附於背乃愴然曰今律杖笞奈何令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貞觀

中有河内人妄爲妖言大理丞張蘊古以其素狂病
不當坐太宗以有情令斬之尋悔以無所及自後每
決死刑皆令五覆奏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曹當闕求之未得乃
自職之
張賓客文瓘之爲大理獲罪者皆曰張卿所罰不爲
枉也
中書令馬周始以布衣上書太宗覽之未及終卷三
命召之所陳世事莫不施行舊諸街晨昏傳叫以警
行者代之以鼓城門入由左出由右皆淵發也僞官
人所服唯黃紫二色而已貞觀中始令三品以上服
紫四品以上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以青焉貞觀
中揀材力驍捷善持射者謂之飛騎上由遊幸則衣
五色袍乘六閑馬猛獸皮鞬以從李義府始召見太
宗試令詠烏其末句云未上林多許樹不借一枝栖帝
曰吾將全樹借汝豈惟一枝
宋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
郎乃下芳洲令貢州判司報云芳州不出杜若應由

謝晦詩誤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雄州司法度支郎
免官

太宗病甚出英公爲豐州刺史謂高宗曰李勣才智有餘屢更大任恐其不厭伏於汝故有此授今若卽發者我死後可親任之如遲疑顧望便當殺之勣奉詔不及家而行有梟晨鳴於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爲不祥連唾之文收云急灑掃吾當改官言未畢賀者已在門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死生人太宗令於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　帝以告大卿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得行帝召僧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所擊者便不復蘇

貞觀中有婆羅僧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於是士馬奔湊其處如市時傅奕方臥病聞之謂其子曰是非佛齒吾聞金剛石至堅物不能敵唯羚羊角破之汝可往試之焉胡僧臧滕甚固求良久乃得見出門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今理珠玉者皆用云

閻立本家代善畫至荆州張僧繇舊迹日定虛得名耳明日更往日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始作醉僧圖道士每以此喻僧群僧於是聚錢數十萬貫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盛傳於代

宰吏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坡則布毯坐觀因宿其傍三日而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俗謂捎琵意是也

貞觀初林邑獻火珠狀如水精云得於羅刹國其朱髮黑身獸牙鷹爪也

太宗宴近臣戲以嘲誚趙公無忌嘲歐陽率更曰聳體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家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云索頭連背暖侹襠畏肚寒只由心洞洞所以面團團帝改容曰歐陽詢豈不畏皇后聞趙公后之弟也

高開道作亂幽州矢陷其頰召醫使出之對以鏃淬

不可出則俾斬之又召一人如前對則又斬之又召一人如前曰可出然王須恐痛因皷面墨骨置樊於其間骨裂開寸餘抽出箭鏃開道奏伎進膳不輟

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城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帝聞將罪之

太宗謂鄂公曰人言難反何故答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討逆伐叛雖憑威靈幸而不死然所有昔鋒刃也今大業已定而反疑臣乃悉解衣投於地見所傷之處帝對之流涕曰卿衣矣朕以不疑卿故此相告何返爲以恨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否敬德謝曰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說古人語富不易妻仁也臣竊慕之願停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薛萬徹尚丹陽公主太宗嘗謂人曰薛駙馬村氣主差之不與同席數月帝聞而大笑置酒召對握槊賭

所佩刀子佯爲不勝解刀以佩之罷酒王悅甚薛未及就馬遽召同載而還重之逾於舊梁公夫人至姊太宗將賜公美人屢辭不受帝乃令皇后召夫人告以賜妾之流今有常制且司空年暮帝欲有所優詔之意夫人執心不遷帝乃令謂之曰若寧不姊而生寧姊而死乃遣酌巵酒與之曰若然可飲此酖一舉便盡無所留難帝曰我尚畏見何況於玄齡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兼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

虞監草行本師於釋智永嘗樓上學書業成方下所弃筆頭至盈瓮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永師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寧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既然其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褚遂良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務嘗有以賜遂良使者由正門而入亮出曰汝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

也

太宗征高麗高宗留居定州請驛遞表起居乘輿事自此始也

高宗之將冊武后河南公褚遂良謀於趙公無忌英公勣將以死諍趙公請先入褚曰太尉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怒舅之名不可英公曰勣請先入褚曰司空國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罪功臣之名不可遂良齒自草茅無汗馬功蒙先帝殊遇以有今日且當不諱之時躬奉遺詔不幼其愚秉何以下見先帝指二公而入帝深納其言事遂中寢

王義方時人比之稷卨鄭公每云王生太直高宗朝李義府引爲御史義府以定册武后勳特寵任勢王惡面諛之坐是見貶坎軻以至於終矣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有患應聲病者問醫官蘇澄云自古無此方今吾所撰本草綱羅天下藥物亦謂盡矣誠將讀之應有所覺其人每發一聲腹中輒應唯至一藥再三聲過至

他藥復應如初澄自爲處方以此藥爲主其病自除

楊弘武爲司戎少常多角高宗謂之某人何因輒授此職對曰臣妻韋氏性剛悍服以此人見嚇臣若不從恐有後患帝嘉其不隱笑而遣之

盧尚書承慶總章初考內外官一官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指糧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容亦無愧詞又改注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唐初宮中少樹孝仁后命種白楊謂何力曰此樹易長三數年間宮中可得陰映何力一無所應但頷之

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謂此是塚墓間本非宮中所宜種孝仁遽令拔去更樹梧桐也

許高陽敬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古議謚曰謬昂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賢尊報讐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

李義府既居榮寵葬其父祖自京至於一原七十餘里役者相繼始國家以來人臣喪事之盛所未有也

京城東有塚極高大俗謂呂不韋塚以其銳上亦謂

之尖冢咸亨初布政坊法海寺有英禪師言見鬼物
云秦莊襄王遇其舍求食自言是其塚而後代人妄
云不葬也
祕書少監崔行功未得五品前忽有鸛鵠銜一物入
其堂置案上而去乃魚袋快快數日而加大夫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而鄙
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左右曰此劉
僕射戴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
射郤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無異迹當朝以
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自吾喪至德無可復聞嘗其
在時事有不是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
奏盈篋閱而流涕朝廷始追重之
高宗乳母盧本滑州總管杜才幹妻才幹以謀逆誅
故盧沒入於宮中帝既卽位封燕國夫人品第一盧
既藉恩寵屢訴才幹枉見構陷帝曰此先朝時事勝
安敢追更先朝之事卒不許及盧以亡復請與才幹
合葬帝以獲罪先朝亦不許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儀獨持國政

嘗凌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詩云脉脉廣川
流驪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曉蟬噪野風秋耆韻清亮
郡公望之猶神仙焉

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賣之百姓以墨勅示使
射蘇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去園葵況臨御萬
邦而販鬻菜事竟不行

楊汴州德幹高宗朝爲萬年令有官官恃貴寵放縱
不避人禾稼德幹擒而杖之二十悉拔去鶏頭官者
涕泣祖背以示於帝帝曰你情知此漢獰何須犯他

百姓竟不之問

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陽盧滎陽鄭清河博陵二崔雖
西翟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與他姓爲婚乃禁
其自姻娶於是不敢復行婚禮飾其女以送夫家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暗考
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

武后時投匭者或不時陳事而謾以嘲戲之言於是乃
置使先閱其書奏然後投之匭中有司自此始也

徐大理有功每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嘗與后

友復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迴顧曰臣身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朝廷倚賴至今猶懷之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刋以常調者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理論獄誣徐黨逆羽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人奏成其罪武后特訊之在寬或曰彼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忿也我所守者公法也安以私害公

李昭德爲內史婁師德爲納言相隨入朝婁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鄙耐殺人田舍漢婁問之反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婁師德弟拜代州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憂師德曰此適所謂爲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于怒也汝今拭之是惡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

后之年竟保其寵祿率是道也

武后初稱周恐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官正員外多置棄行拾遺補闕御史符至有車載斗量之誅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棄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內令史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撾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豈敢於御史棄行於是差而止

武后臨朝薛懷義勢傾當時雖王主皆下之蘇良嗣僕射遇諸朝懷義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使人拽搭面數十武后知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

武后使問知微與田歸道使突厥歸道還云突厥知微爭之后乃令知微多持金帛以武延秀往聘其女突厥果留使者而入寇尊知微與可汗等以示降人大破趙定等州自河以北騷然朝廷以為知微之罪國乃族閻氏知微不知無何逃還武后業已致爲云其惡臣子所嫉賜百官甘心焉於是兵刃交下

要職者或不得其人云

武后初爲明堂明堂後又爲天堂五級則猶視明堂百餘尺

武后爲天堂以安大像鑄大儀以配之天堂既焚今明堂制度卑狹於前猶三矣未就並爲天火所焚

復昊絕至中宗欲成武后志乃新像令短建聖善寺閣以居之今明堂始徵於西南傾工人以木於中扈之武后不欲人見因加爲九龍盤糺之狀其圖基上本施一金鳳至是改鳳爲珠羣龍捧之

武后將如洛陽至闕卿縣東騎忽不進召巫言晉龍驤將軍王滑云臣墓在道南每爲樵者所苦聞大駕至故求哀后勑去墓百步不得耕殖至今荆棘森然

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平遠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水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逢王果

張易之昌宗初入朝官位尚卑語附者乃呼爲五郎六郎自後因以成俗

張昌儀兄弟特易之昌宗之寵所居奢溢逾於王主

末年有人題其門曰一紙絹絲能得幾日絡昌儀見之遽下筆書其下曰一日卽足無何而禍及

張昌宗之貴也武三思謂之王子晉後身爲詩以贈之詩至今猶傳

詡剔喬知之有寵婢爲武承嗣所奪知之爲綠珠篇以寄之末句云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寵者結於衣帶上投井而死承嗣驚恍不知其故旣兄詩大恨知之竟坐此見構陷亡

沈佺期以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之曰沈三兄詩直須還他第一

武后遊龍門命羣官賦詩先成者賞錦袍左史東方虬旣拜賜坐未安朱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袍衣之

狄內史仁傑始爲江南安撫使以周赧王楚王項羽吳王夫差蔽王勾踐吳夫槩王春申君趙他馬援吳桓王等神廟七百餘所有害於人悉除之唯夏禹吳太伯季札伍胥四廟存焉

魏僕射元忠每立朝必得常處人或記之不差尺寸

魏僕射本名真宰武后朝被羅織下獄有命出之小
吏聞者以告魏驚喜曰汝名何曰元忠乃改從元忠
馬
朱正謙敬則代著孝義自字文周至國家並令旌表
門標六閭
中宗反正後有武當縣丞壽春周慶存慨有節操乃
與王駙馬同鞫謀誅武三思事發同鞫見害慶通於
比干廟中自刎臨死謂左右曰比干忠臣也
神龍中洛城東地若水影纖微必照就視則無所見
長史李承喜上表慶賀
崔融司業作武后哀策文因發疾而卒時人以爲三
二百年來無此文
朝儀魚袋之飾唯金銀二等至武后乃改五品以銅
中宗反正從舊
景龍中中宗遊興慶池侍宴者遞起歌舞并唱下兵
詞方便以求官爵給事中李景伯亦起唱曰題破賊
時酒卮兵兒志在筑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
宜於是乃罷坐

景龍中多於側門降墨勅斜封以授人官爵特人號爲斜封官

景龍中妃主家竟爲奢侈駙馬楊慎交武崇訓至築

灑地以築毬場

兵部尚書韋嗣立景龍中中宗與韋后幸其莊封嗣

立爲逍遥公又改其居鳳凰原爲清虛原鸂鶒谷爲

幽棲谷吏部南院舊無選人坐韋嗣立尚書之爲吏

部始奏請有司供牀褥自後因爲故事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穿有捕魚利京師賴之中宗朝

安樂公主請焉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不可王不

悅因大役人徙別槩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

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云但願塵思居者遠

無使當時作者勞及睿宗即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

敢言非卿中正何能若是無何而遷侍中

李侍中日知初爲大理丞武后方肆誅戮大卿胡元

禮承旨欲陷人死令日知改斷再三不從元李使謂

李曰胡元禮在此人莫冤活李起謂使者曰知詰卿

李曰知在此人莫冤死竟免之

中宗崩既除喪吐蕃來弔深衣練冠待於廟今定陵
自有寢廟若擇宗室最長者素服受禮於彼其可乎
舉朝稱善而從之
徐彦伯常侍睿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
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且喜出軍
耳
崔司知琥中宗朝爲侍御史彈宗楚客友盛氣作色
帝優之不令問囚召每彈人必先進内狀許乃可
後以爲故事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
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剖撰後柳常侍冲亦明於族姓
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已來不聞有
有僧曇剖蓋嫉於時故隱名氏云

裴知古自中宗武后朝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
聞其聲竊曰此人即當墮馬好事者隨而觀之行未
半坊馬驚墮殆死嘗觀人迎婦聞婦佩玉聲曰此婦
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死云其知音皆此類也又善
於攝衛開元十二年終年且百歲近代言樂衛道弼

爲最天下莫能以聲歎者
曹紹夔沈之弼皆爲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雜扣鐘磬使夔暗名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
元行沖賓客爲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鐘而小形制甚古試擊其聲甚清雅令呼爲阮咸是也
太平公主於京西市捕池魚池瀆水族之生者置其中謂之放生池墓銘云龜言水著言市
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爲聲

今上之爲潞州別駕將入朝有軍人韓凝禮自謂知兆上因以食箸試之既布卦一箸無故自起凡三偃三起觀者以爲大吉徵既而誅韋氏定天保因此行也凝禮起家五品至今猶在
今上既誅韋氏擢用賢俊改中宗之政依真觀故事有志者莫不想望太平中書令元之璟御史大夫構河南尹傑皆一時之選時人稱姚宋畢李焉
張同州沛之在州也任正名爲錄事劉幽求爲朝邑尉沛奴下諸官而獨呼二公爲劉大任大若平常之

變

今上之誅韋氏沛兄涉爲殿中監見殺并令誅沛諸
將出就州正名時假在家聞之遽出日朝廷初有大
難同州京之佐輔奈何單使一至便宰州將請以死
守之於是勒令覆奏因送沛於獄曰正名若死使君
可憂不然無慮也時方立元勳用事於中竟脫沛於
難二公之力

蕭至忠自晉州之入也將大理欽緒卽其妹壻送之
曰以足下之才不憂不見用無爲非分妄求至忠不
答蔣退而曰九代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故至
忠旣至申書令歲餘以謀誅死

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
積而焚之示不復御用也

姚開府凡三爲相而必兼兵部至於軍鎭道理與騎
卒之數皆暗能計之矣

郭尚書元振始爲梓州射洪令徵求無厭至掠部人
賣爲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藉其家唯有書數百
卷後令聞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奇而免之後

爲凉州都督路不拾遺蕃國聞其風多請朝獻白閒
家善爲凉州者郭居其最
今上之初吐蕃傾國作寇其官薛訥爲元帥以禦之
大捷而還時有賀者退曰薛公謙而有禮宜有凱旋
故事每三月九日賜王宮以下射中鹿賜
爲第一院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
許景先以爲徒耗國賦而無益於是乃破執之其禮
至今遂絕
京城諸州邸貞觀初所造至開元初李尚書入悉遷

舊居人以錢入官
崔湜之爲中書令河東公張嘉貞爲舍人湜輕之常
呼爲張底後會商量數事意皆出人右湜驚美久之
謂同官曰知無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比終是其坐處
湜死十餘載河東公竟爲中書爲
相
東封之歲洛陽平御路北市東南隅得銘漢丞相長
史朱買臣墓云著言市手載之後阿誰是七十年丞
相
源乾曜張說以八月初五今上生之日請爲千秋節

百姓祭皆就此日名爲賽白帝羣臣上萬歲壽王公
戚里進金鏡綬帶士庶結絲丞露囊更相遺問十九
年春詔州縣社及奠並不得用牲牢鷹膊臨而已十
九年夏詔京都置太公廟於孔子廟之西以秋春仲
月上戊日致祭漢留侯張良配享置令丞錄事各一
員

后土祠隔河與梁山相望舊立山神像以配座如妃
匹焉至開元中年始別建室而遷出之或云張燕公
之爲也

忻州北有丹水其源出長平山下傳云秦殺趙卒其
水變赤因以爲名今上始幸太原知其故改爲懷水

潼津關爲周密

開元初司農卿姜師度引洛水灌朝滬澤盡發以修
堤堰募爲水所湍擊今漸頹削焉

崔潞府日知歷職中外不居八座及爲太常於都
寺廳事後起一樓正與尚書省相望人謂之崔公望
省樓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施爲南海祇恒寺維摩詰鬚寺

人實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鬬百草欲廣其物色令馳驛取之又恐爲他人所得因剪弃其餘遂絕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歷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存

舊人皆服裘巾至周武始爲四腳國初又加巾一

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周師戰於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爲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今人面是

靈州鳴沙縣有沙人馬踐之輒鎗然有聲時至他處信宿之後而無復聲矣

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詢率更所書也

王右軍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永嘉中爲僧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日或以獻晉王王不之

寶後僧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未從索果師死後弟
子僧辯得之太宗爲秦王日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
大王書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師處使蕭翊就越
以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亭先帝所重不
州求得之以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搨十本
可留遂祕於昭陵

晉平南將軍侍中王廣右軍之叔父工草隸飛白祖
述張衛法後得索靖書七月二十六日一紙每寶玩
之遭永嘉喪亂乃四疊綴於衣中以過江今蒲州系
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迹猶存
于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藁草不具年月日朔
其眞本云維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月辛亥乖書
亦眞小開元初年潤州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豆人
於鴟吻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
業求得上岐王獻便置不出或云後邠借岐王十二
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云
盧黃門思道仕高齊久不得進時和士開方貴寵用
事或謂盧曰何不一見和王思道素自高欲往恐爲

人所免乃未明而行比至其門立者衆矣盧駐轡望之彼何人斯森然而與槐鄰齊列因鞭馬疾去有過盧黃門思道者見一人在座問此何等答曰從兄浩友語盧浩尚爲老胡

集常侍徐陵聘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少珠其文集以遺陵令傳之江左陵速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爲魏公藏拙

明鈔本此采七條異字殊少沉校記

劉賓客嘉話錄序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二年自襄陽負笈至江陵挈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是歲長慶元年春蒙丈人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閭閻謳詠國朝丈人劇談鄉相新語異聞夢話若諧謔卜祝童謡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

染翰竹簡或簪筆書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

其數在掌中梵夾者百存一焉今悉依當時日夕所
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
爲談柄也時大中十年二月朝散大夫守尚書工部
柱國京兆韋絢序

劉賓客嘉話錄

唐 韋絢 江陵少尹京兆人

張巡之守睢陽玄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
食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汁和之而意自如
其謝加金吾表曰想嫉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
於玄圃保壽南山遄賊祿山讓逆天地戮辱羣獻遑
燥闕庭臣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
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
將士賦詩曰援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旁月量

分守若魚麗屢厭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裹瘡猶出陣
飲血更登陴忠信應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
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詩曰岩嶢試一臨虜騎俯城
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
深旦夕更棲止遥聞橫笛吟

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
來不見陽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簫處注云即
今賣餳人家物六經唯此注中有餳字緣明日是重
陽欲押一餻字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餻字不敢爲之

常訶杜員外巨類折老拳其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
卿既遭孤老拳殊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
即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

刑部侍郎從伯伯芻言其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
者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壚與甚卑一旦召與語
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欣然持
錢而去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聲謂其遁矣及
呼乃至謂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
麤不暇唱渭城矣從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寐

永嘉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
官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
作宰相吏曰天符已下數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
一百日既拜果百日而罷公曰官不前定何名眞宰
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蒞時有四人
是盧柬美其二遺忘崔左遷在洪州州帥曹王將辟
爲副時德宗在梁奏的合過況曹王有功且親也時
有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之曰地主奏某爲副使且
的過否對曰不過崔詰曰以時事必合得過竜山人
曰却得一刺史不久勑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曰
必定耳州名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月某日勑
到必先吊而後賀崔心懼久之蓋言某日即崔之忌
日也謂趙山人曰言中奉百千不中輕撻五下可乎
山人笑曰不合得員外百千只合得起一間竹屋又
問之且我有宰相分無曰有崔曰遠近曰只隔一兩
政官不至三年矣及某日私忌洪州諸僚皆知其說
是日悉之江亭將慰崔忌衆皆北望人信至酉時見
一人從北岸袒而招舟急使人問之乃曰州之腳力

將及岸問曰有何除改崔員外奏副使員外過否曰不過却得虔州刺史勑牒在此諸公驚笑果先慰而後賀焉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山人鏘百千不受崔爲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到虔州後有大經一段驚懼卽必得入京也既而崔舅源休與朱泚爲宰相崔憂閒堂帖追入甚憂惕時故人實參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平章事

又曰薛邕侍卽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卿造公方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中薛問張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已身多矣張曰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曰何人曰崔姜二人必同時宰相薛嘿然不樂飯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如此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爲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學士時衆知涇將姚令言入城的取朱泚泚曾帥涇得其軍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入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爲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半年以夕郎拜相果同而崔在姜後離虔州後第

二改官拜官亦不差而薛侍郎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也

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爲慈郎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鄜外言改年之由或以弘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玄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顏然後悅

德宗降三日玄宗立於高楷上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繈抱德宗來呈色不白皆耳仆前肅宗代宗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玄宗一顧之曰肖兒也請肅宗曰汝不及他請代宗曰汝亦不及他兒似我既而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三肅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皇帝幸蜀至中路曰慈郎亦一遍到此來裏及德宗幸梁是也乃知聖人應天受命享國緜遠豈徒然哉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

逋胡將亂於中原幾期誌公太師有語曰兩角女子

綠衣裳却背大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雨角女子安字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符誌公之寓言也時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與巡語問巡知萬春乃言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次被賊伏弩射中萬春而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詢瓊州地名朐腝朐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蟲蓋其狀物也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形朐腝上音屈下音恐

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送之今惟言乙夜與子夜何也公曰未詳

大司徒杜公在維陽也嘗召賓幕閑語我政政之後必買一小駟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麤布襴衫入市看盤鈴傀儡另有奚又曰郭令公位極之際常慮禍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盡自污耳司徒公後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吾計中矣計者即自污耳

刑部侍郎從伯伯芻自言王府長史三年為新羅使始得郎中朱紱因見宰相自言此事時宰不知是誰曰

大是急流
相國李司徒勉爲開封知縣尉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首不可過三日過則昇櫬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賚其櫬至公令取石灰棘刺置於櫬中令不良入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使嘆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今有害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即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孤也儀有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豈汝(是)下鄭氏(文士)其男也及生昭容毋視之秤量天下豈汝(是)

耶嘔啞(中中)如應曰是(廣記一百三十七)

李丞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徒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徒曰舉人悉不知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

萊之菠薐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如苜蓿蒲陶因

張騫而至也絢曰豈非顛稜國將來而詔訛爲蒲稜耶

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眞盧新州杞陸丞相贊張丞相弘靖李丞相藩皆云拉爲宰相旣而盡然許郭之徒又何以加也

范希朝將赴鎭太原辭省中郎官旣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處分希朝第一遍不應亦且恕至第三遍不應卽仁郎中員外下手揷打得揷打爲造筒者揷羽打斡言攢筒射我也

公曰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絢曰莫不是取其纔出甲者生啗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囤則易尋而採之五也

冬有根可斸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博乎曰信矣三屬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

河東張嘉貞爲平姚見河東碑爲文書甚佳及過面奏天后天后劉之河東請去簾曰臣出自寒微今蒙召對然恐尺天顏猶隔雲霧伏乞陛下去簾卽天許之事書史冊

蔡之將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既出身白皎然唯
頭不變又有雀數百同爲一窠皆絲絮爲之有群鳥
同巢一旦盡棄擲其鶵而去有馬生牛蹄者蔡州既
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境置醮於紫極宮宮本吳少
誠生祠也裴令公毀之爲宮有道士院階前種麻生
高如墉道士葺爲藩屏其醮日霹靂麻屏兩片下有
穴五寸已來有狸迹尋之上屋其蹤稍大如馬亦如
人足直至屋上而滅其韓碑石本吳少誠德政碑世
與狄梁公碑對立共吳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
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韓之作而刋改制焉
公嘗旌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澗澤覺
非異乎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
僬僥人也
元公鎮南海日疽生於髖氣息慘然忽有一年少道
士直來房前謂元公曰本師知病擔遣其弟少會藥
來可便傳之元公寵姬韓氏家號靜君遂取膏疾貼
之於擔上至暮而拔數日平復於蒼黃之際不知道
士所來及令勘中門至衙門十餘重並無出入處方

知是其異也盛膏小銀合子韓氏收得後猶在

蜀王嘗造千面琴散在人間王卽隋文之子楊秀也

李汧公勉取桐絲之精者雜綴爲之謂之百衲琴用

蝸殼爲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磬絃一

絳州碧落碑文乃高祖子韓王元嘉四男訓誼撰謀爲先

上可十年不斷

妃所製陳惟玉書今不知者皆妄有指說苟與能書

嘗寫狸骨方 狸骨理勞方也 右軍臨之謂之狸骨帖

昔中書令河東公開元中居相位有張懷瀡藏者能

休咎一日忽詣公以一幅紙大書台字授公曰令

見居台司此意何也後數日果台州刺史

河東公出鎮并州日上問有何事但言之奏曰臣有

弟嘉祐遠牧方州 不記去處 手足支離常繫念慮上曰卿

勑張嘉祐可忻州刺史忻州河東屬郡上意不疑公

亦不讓豈非至公無隱出於常限也

王平南虞右軍之叔也善書畫嘗謂右軍曰諸事不

是法唯書畫可法晉明帝師其畫右軍學其書

京國頃歲街陌中有聚觀戲場者詢之乃二刺蝟對

打令既合節奏又中章程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掘人於古冢中得之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同異耕人忘其姓名

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公嘗言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曉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

王僧虔右軍之孫也齊高祖嘗問曰卿書與我書孰優對曰陛下書帝王第一臣書人臣第一帝不悅嘗以撫筆書恐帝所忌故也

陸暢常謁韋皐作蜀道易一首句曰蜀道易於履平地皐大喜贈羅八百疋皐薨朝廷欲繩其既往之事復開先所進兵器其上皆刻之秦二字不相與者欲窘成罪名暢上疏理之云臣在蜀日見造所進兵器之秦者匠之名也由是得釋蜀道難李白罪嚴武作也暢感韋之遇遂反其詞焉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古今字書須妙於篆籀故張懷權書斷曰篆籀八分隸書草書

章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而右軍皆在神品右軍
嘗醉書黏書類龍爪後遂爲龍爪書如科斗玉筯篆
波之類諸家共五十二般
舒州潛山下有九井其實九眼泉也旱則殺一犬投
其中大雨必降犬亦流出焉
南山久旱卽以長繩繫虎頭骨投有龍處入水卽掣
不定俄傾雲起潭中雨亦隨降龍虎敵也雖枯骨
猶能激動如此
五星惡浮圖佛像令人家多圖畫五星雜於佛事或
謂之讒災眞不知也

三字旁注

武后朝宰相石泉公王方慶后嘗御武成殿閱書畫
問方慶曰卿家有舊法書帖乎文慶遂進自右軍已下
至僧虔智永禪師等二十五人各書帖一卷命崔融
作序謂之寶章集亦曰王氏世寶

今延英殿紫芝殿也謂之小延英苗韓公居相位以
足疾步驟微蹇上每於此待之宰相傳小延英自此
始也

八分書起於漢時王次仲次仲有道術詔徵聘於車
中化爲大鳥飛去遺二翮於山谷間今有大翮山小

謝山偶忘其處

李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亟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異色也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胡時自以夜光含之人莫知之也後死胡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在焉其密行有如此者

楊祭酒愛才公心嘗知江表之士項斯贈詩曰應是天教與詩詩摠好及觀標格過於詩平生不解藏人處相逢說項斯項斯由此名振遂登高科

東都頃年創造防秋館穿掘多得蔡邕鴻都學所書石經至今人家往往有之

王內史借舩帖書之尤工者也盧公尚書寶惜有年矣張賓獲致書借之不得云只可就看未嘗借人盧公除潞州旌節在途纔數程忽有人將書帖來就公求售閱之乃借舡帖也公驚異問之云盧家郎君要錢遣賣耳公嗟訝移時不問其價還之後不知落何處

飛白書始於蔡邕在鴻都學見匠人施堊帚遂創意焉

焉采子雲能之武帝謂曰蔡邕飛而不白義之白而不飛飛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章仇兼瓊鎮蜀日仇嘗設大會百戲在庭有十歲女童舞于竿杪忽有物狀如鵰鶚掠之而去群衆大駭因而罷樂後數日其父母見在高塔上梯而取之則神形如癡久之方語云見壁畫飛天夜叉者將入塔中日飼果食飲饌之類亦不知其所自四日方精神

如初

傳記所傳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霍光悉以金較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飛去莫知所之至曉乃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烏得鳳凰子入手即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尺餘守車人列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曉則俱還今日不返恐爲人所得光甚異之具以列上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凰子云今月十二日夜北山羅烏所得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

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輒乘御之至帝崩鳳凰飛去
莫知所在嵇康詩云翩翩鳳轄逢此網羅正謂此也
昔東海蔣濟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遇一屍已腐爛
烏來食之輒見小兒長三尺驅烏烏飛起如此非一
濟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簪揣其價可數萬錢
濟乃拔取既去衆烏爭集無通驅者濟以此簪上晉
武靈王睇睇甍以視衆僧王武綱以九萬錢買之後
落豬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甍後內人
江夫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遶床啼叫云何

見者割天當相報江夫惡之月餘乃亡
石季龍少好挾彈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乘車破
轅良馬須逸勢泛駕然後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
不慧卽非異器定矣
人言鶴胎生所以賦云胎化仙禽也今鸛鶇亦是胎
生抱朴子本草說同此豈亦仙禽者乎絢曰但恐世
只知鶴胎生不知鸛鶇亦是胎生鶴便謂胎生也若
緣鸛鶇食腥魚雖胎生不得與鶴同今見養鵪者說
其鶴食腥穢更甚於鸛鶇若以色黑於鶴則白鶴千

萬年方變爲玄鶴又何尚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其鸛鵲之謂乎絢曰鶴難見也鸛鵲易見也世人貴耳而賤目之故也若使鸞鳳如鶴之長見即鶴亦如鸛鵲矣以少爲貴世不以見爲聖爲瑞而貴之也所以進士陳標詠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鸛鵲之謂也

劉僕射晏五皷入朝時寒中路見賣烝胡之處勢氣騰煇使人買之以袍袖包裹帽底啗之且謂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王承呆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窈女子乃出之勑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作親情後適元士會因以流落貞窮相女子也

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著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入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臨

毒傷寒而與不來嘆耶韓曰席十八嘆不來太遲人問之何也曰出語不是蓋忿其責辭云亦有聲名耳

元載將敗之時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即甘心使妾爲春婢不如死也王司上聞俄亦賜死

上縉之下獄也問頭云身爲宰相夜醮何求王答曰知則不知死則合死

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汚泥不怪也乃脫穢褻其

而終

今日盧舉州子之堂昆易兵也嘗於元載相宅門見人頭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與人乃邀以歸且問載相公如何曰新相將相者須去吾已見新相一人緋一人紫一人綠小而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將用劉晏爲門下楊炎爲中書外皆傳說必定疑季子之言不中時國易兵奏見王元事說因賀德宗而啓之曰新相欲用誰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吾易意如何

言之無妨湊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爲誰吳乃奏常衮及某乙翌日遣命幷二人爲相以代王元果如季子之說緋紫短長街之東西無不驗也

趙相璟之入藩副使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柳樹下合有一宅官着慘服立旣而悉然二張問之翹曰某年三十前夢此行亦不慫他時相翹相

甕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官兒一小兒衣豹犢鼻

色繩子竟翹猶不經句曰翹相甕

公曰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文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卿已作者金墳其字未作者刋名於上杜問曰有相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腳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卽卑卑鳥旁而曳腳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況其官與壽乎

表德師給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餞謂人曰某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

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夔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聲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設盛饌余當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食或有効乃爲置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鏤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所以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愈

隋末有河間人慶鼻酗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毆擊其妻妻美而善歌每爲悲怨之聲輒搥頓其身好事者乃爲假面以寫其狀呼爲踏搥娘今謂之談娘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中帛賜馬第一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許景先以爲徒耗國用而無益於是罷之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也與徐大禮論獄評徐黨進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詩之在寬或曰彼曩時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汝所言者私怨我所人皇帝陛下是南贍部洲之聖人

飲酒四字著於史氏出於則天時璧州刺史鄭弘慮

者進之人或知之以三臺送酒當未盡曉蓋因北齊
高洋毀銅雀臺築三間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
酒

德宗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
三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
阡拜諭德爲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阡倜事而墻
劉東宮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令稱臣否
東宮曰卿是東像自合知也

李二十六丈丞相善謔爲夏日有客辭焉相留重
住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
不足信其客掩口而退又因堂弟居守誤收骰子斜
者罰之丞相曰何罰之有司徒曰汝向閙時把他堂
印將去又何辭焉飲酒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居守
太和元年冬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

于與竇丈及王承昇同在剡州日共飲晏後三人相
代爲婆州亦異矣

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者亦無注解處後於齊民要
術并食經中檢得是今所謂鏍餅桓玄嘗盛陳法書

名畫請客觀之有客食寒具不濯手而執書畢有污
處玄不懌自是命賓不設寒具
昌黎生名文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暗劣嘗爲集
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
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
院不受俄有以故人之子愍之者因辟爲鹿門從事
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白毛詩伐木篇詩
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
其鳴矣求其友聲蓋無鶯字頃歲試早鶯求友詩又
試而誤納所賣書帖邦歸鋪於燭籠中取書帖觀覽
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計無所出來往棘圍門外
忽有老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曰其能換之然其家
貧居與道里儻換得願以錢三萬見酬公悅以許之
逡巡賣程試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
歸親仁里遽以錢送詣典道欵闕久之吏有家人出
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死已三日矣力貧未辦周
身之具公驚嘆久之方知棘圍所見乃見也遂以錢
贈其家

張尚書牧弘農日捕獲發孝豎十餘輩中有一人前
間言事公因屏吏獨問對曰願以他事贖死盧氏南
川有堯女冢近亦曾爲人開發獲一大珠并玉棺人
亦不能計其直餘寶器極多世莫之識也公因建吏
發驗其冢果有開處旋獲其黨考訊與前通無異及
牽引其徒皆在商州治務中時商牧名卿也州移牒
公致書皆怒而不遣竊知者云珠玉之器入京因
貴人家矣然史傳及地里書並不載此冢且堯女舜
妃者死於湘嶺今所謂者豈傳說之誤歟矧貽訓於

茅茨土階不宜有厚葬之事即此墓果傳人哉
聖善寺銀佛天寶亂爲截將一耳後少得白公奉佛
用銀三鋌添補然猶不及舊者
果州謝真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場上帝錫以馬敎
使安其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
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致齋金母
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輦舉傳自
覩焉
舊官人所服赭黃紫二色貞觀中始令三品已上

紫四品五品以朱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

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配乃下邠州令貢之判司云邠州不出杜若應將錯誤太宗聞之大笑改雍州司戶

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太宗勞之曰卿今日至可謂人日矣

虞公之爲祕書於省後堂集羣書中事可爲文用事號爲北堂書鈔今北堂猶存而書鈔盛傳於世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飛騎中揀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傅奕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令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物所擊者便不復蘇

問立本善畫至荆州見張僧繇舊迹日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作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遂作僧圖每以此嘲之於是諸僧聚錢十萬資問立本作醉道士圖令並傳於世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
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毬坐觀因
宿其下三日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元始廢撥用手今俗爲捎琵琶
是也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聰敬宗曰卿自
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之
高陽許敬宗奏流其子早於南及敬宗死博士袁思
古議謚爲謬昺子彥伯於衆中將擊之袁曰今爲
家君報讐何爲反怒彥伯慙而止
褚遂良問虞監曰某書何如未師曰聞彼一字直五
百金豈得若此曰何如歐陽詢曰不擇紙筆皆能如
志褚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於此虞曰若使手和筆
調遇合作者亦深可尚褚喜而退
盧承慶尚書總章初考內外官有督運遭風失米盧
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
盧重其雅量改注曰非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
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劉仁軌爲左僕射戴至德爲右僕射人皆多劉蔣都
戴有老婦陳牒至德方欲下筆老婦問其左右乃是
劉僕射曰戴僕射因急就前曰此是不解事僕射部
將牒來至德笑令授之戴僕射在職無異迹嘗朝似
不能言及薨高宗歎曰吾喪至德無復聞讜言在
時有不足者未嘗放我過因索其前後所陳章奏盈
篋閱而流涕朝廷始重之
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侍郎獨持國政常
夏晨入朝巡洛水堤步月徐轡詠云脉脉廣川流皎
馬入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羣公
挈若神僊焉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司
空勣于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
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檜
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嘆曰此小兒
作檜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云胡頭尚爲宰相猶面
何廢聰明徐狀胡也

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儞與西門豹作對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制以習水戰時伐南越大修戰備教習樓船故於上林苑穿昆明池以象滇河之水列觀環之其中有龍首魚鼈黿鼉鯨鯢之屬又造豫章館以處南越降者又作柏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皆高二十餘丈建章宮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以像海水周流萬餘里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刻石為鯨魚長三丈五尺每雨雪時鯨魚鬐尾皆動鬣尾掉則洪濤大波隨之作柏梁詩高百餘尺大二十圍用香木為殿香聞數里

安公主請之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悅因役人別鑿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勞使時傳作者勞及膺宗即位謂之曰定昆池詩當時厥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此尋遷侍中徐彥伯常侍膺宗朝以相府之舊拜羽林將軍徐既文士不悅武職及遷謂賀者曰不喜有遷職喜出軍伐有山東士大夫類例三卷其非士類及假冒者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時柳常待沖亦明於族姓中宗朝為相州刺史詢問舊老云自隋以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蓋疾於時故隱其名氏云

晉謝靈運髮美臨刑因施為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髮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樂安公主五日闢辇欲廣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為他所得因剪棄其餘令遂無

洛陽畫匠解長志為嗣江王家畫像未畢而逃及見

擒乃妄云工頂未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
死爲汝家牛歲餘王家產一驛犢有白文於背曰是
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時開元二十年也
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
玉樹楊子云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
稱珍怪蓋不詳也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
帝平陳已訝其古至今猶在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即其摹本不具年月日

其真木云惟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
亦是真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汪寧縣尉官寺修講堂
匠人於鴟尾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
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或云
後借得岐王十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
見焚
楊國忠嘗謂諸親時知吏部銓事且欲大噱已設庭
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參軍
胡者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盧新州爲相令李揆入蕃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
死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免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
無杞曰和戎之使須諳諫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
去向後差使小於揆年者不敢離遠使矣揆既至蕃
蕃長問唐家有一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
那箇李揆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評之也揆門戶
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致仕東都大司徒杜公罷
淮海入洛見之言及頭頭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
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爾令形骸判怜若

卽下世一切爲塋何第一之有
武后以吏部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猶老
以定等扣之糊名自此始也

右韋絢所錄劉賓客嘉話新唐書採用多衆而人
罕見今錄國家有先人手校舊本因鋟板於昌化
縣學以補博洽君子之萬一云乾道癸巳十一月
旦海陵卞圓謹書

明嘉靖書堂鈔本共十七條依勘一過其三聖人千字文
二條此刻所遺而文房小說有之不更錄入沈壯記

賓朋宴語

宋　丘昶

王直方父家多侍兒而小鬟素兒尤妍麗王嘗以蠟梅花送晁無咎無咎以詩謝之有云芳菲意淺姿容淺憶得素兒如此梅

明宗問宰相馮道盧質近日吃酒否對曰質會到臣居亦飲數爵臣勸不令過度事亦如酒過即患生崔協強言于坐曰臣聞食酒極好不假藥餌足以安心神左右不覺哂之

杜子美詩久爲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與孤何顒
後漢人見黨錮傳蓋義俠者與詩不類當意作周顒
或是悞字
孔氏論生之徒死之徒與動而之死地者皆曰十有
三人多不能曉曲爲異説不知正謂其形而言爾故
河上公解以四肢九竅之數當之不知此説自見韓
非子
國初州郡貢士猶未限數目太宗始有意廣收文士
于是爲守者率以多士爲貴淳化三年試禮部遂幾
二萬人
李端叔有小詩擬借瓊林大盈庫約君孤注賭妖嬈
或云是當塗楊珠者傳者以勝彩累注數者至乘敗
者唯有畸零不累注數謂之孤注

古德有言日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閙欲免心中閙
但知看古教予因擬之而言曰今人學宴坐不免
恩過欲免尋思過但知學宴坐
人多忙中切於辦閑事我獨閒中切於辦忙事此理
可以智識及不可以言説到
花有榮落果有甘苦木品之常也年有盛衰情有憂
業人倫之常也人若愛盛懼衰厭憂戀樂偏曲在已

未離於貪
吾之所貴者三焉身貴安而輕氣貴和而清心貴靈
而明
宵征緣崖不覺落瞽者吹火不覺着昧昧則貪冒窮
極則變滅失慮奄及亦往如是
無念爲宗淡之樞要不住於相然後臻極不學人
必知理也
人所好者虛名客氣冗具美財予所好者忘印衣朱
履來寶所

[illegible]無應之心含無物之音隨時隨處逾久逾深獨
淡樂不雜禪林
至勝之者日開善爲含之因天奬備唯茲樂欲爲
願于
前言有云得全於壽者得全於酒者予亦自謂得全
於道牌淡喜禪悅之味也
洞徹天眞之靈廓然虛明陶融太和之氣薰然茂遂
于茲有得孰曰無修
分段之身非大身也起滅之心非本心也知此身心

者幾何人哉

曲士有三執著謂意言事三者於迷中成滯固達人有二脫灑謂身心二者於悟中免拘繫上智常默識吾不能纔迹之也

冥心靜慮之學深逆討追思之念息二者不失何勝如之

予今知足寡欲既冷人天之業觀書弄翰又得經綸之智私喜緣熟固非自矜於夫人質性挺特建板俗之標志力堅深有濟勝之具可期出世不當自輕不嬰榮利之緣已逃世網博考身心之法漸見天機雖非絶倫麤殊流俗前言有云習禮之家名爲聚訟予謂説禪之家名爲起諍夫禪覩之理無言而自識者上也無心而自得者上之又上也